

学术的尊严与评估的责任

——评《希望的敌人：出版、出局和学术的毁灭》

昂智慧

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地区盛产醇美的葡萄酒，五月的波尔多似乎格外不同寻常，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醉人的气息，一年一度的世界葡萄酒交易会即将在这里开幕。不过，波尔多的财富起初并不是来自美酒，据说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行黑奴走私买卖的港口城市。这个不太光彩的历史事实，似乎使得波尔多人在为他们的红酒感到骄傲的同时，还体会到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然而，或许正是美酒与黑奴的同时并存，使得这个地区兼顾了奔放的激情和敏感的政治关怀这两种不太协调的特征。

2009年5月22日，林塞·沃特斯先生应邀来到波尔多大学就自己的专著《希望的敌人：出版、出局和学术的毁灭》¹一书进行演讲。届时，这所大学的众多师生已经罢课好几个月了，学校内的气氛颇为紧张。沃特斯先生的演讲惊动了波尔多大学的两位副校长，他们的出席显然并非完全出自对演讲者的仰慕，而是夹杂着某种观念上的困惑和对当前校园政治形势的焦虑。令人无比惊讶的是，就在沃特斯先生的演讲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名绝食抗议的学生突然出现在演讲厅的前台，抢先进行了一番演说。他们鼓动听众支持自己，为正义和自由而行动起来。

法国今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罢课抗议活动，它一直持续到了暑假来临，成为历史上最长的罢课抗议活动之一。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学教授们认为，萨科奇政府的大学改革策略将严重危害大学的学术自由。概括地说，萨科奇的大学改革旨在改变法国的大学管理模式，实施大学管理上的自治。换言之，就是改变法国大学一直以来的相当于政府公职机关的身份，将其转变成契约化的经济体，即向美国模式靠拢。随着这一大学自治政策的实施，政府还将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一些具体的教学和科研评估细则。法国一些大学教授尖锐的指出，政府改变大学教学和科研的评估标准（例如硬性规定每四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等）将直接导致大学管理层和教师们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真正的学术研究。支持罢课的教师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并非完美无缺，但萨科奇的改革只会让现在的体制变得更糟。

五年前，当沃特斯先生撰写自己的专著时，他并没有预见到今天法国教育界的困境，他的著作集中抨击了美国教育界、出版界和学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该书的法文译本²于2008年在巴黎出版，其时萨科奇的大学教育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出台，学术界立即从这部小书中发现了强有力的批评武器，多篇书评相继在权威刊物上出现。这场小小的轰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应该归结为法国读者们的醉翁之意。波尔多大学的东道主们坦言，他们之所以盛情邀请沃特斯先生前来波尔多大学演讲，其目的就在于，为罢课抗议的师生们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现身说法地证明，美国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希望的敌人：出版、出局和学术的毁灭》一书在法国学界所受到的关注，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沃特斯所讨论的危机是普遍性

¹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Prickly paradigm press, Chicago, 2004. 本书已有葡萄牙文和法文译本，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²法文书名直接取自原书的副标题之一，L'Eclipse du savoir，意即“学术的毁灭”。

的、且具有无可回避的当下性。沃特斯在书中指出，大学教职的授予和教授学术水平的评估过分依赖出版物，不出版就出局，这样一种可悲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于美国各地大小的高等学院之中。其结果就是，人文学术出版表面上的繁荣与实际上的深度危机成正比；与此同时，形成了人文学术著作数量越来越多、读者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低的怪圈。沃特斯认为，当前学术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学术评估的标准有关。这其中有一个最明显的误区就是：量化标准成为绝对标准，而实际上这个绝对标准具有无效性和误导性。

具体地说，人文学术的评估者过多地依赖出版物的数量来衡量大学教师和人文学者的学术水平；同样，也依照相应的数据来评估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似乎数字能够决定一切。在美国许多大学里，人们（不仅是管理委员会³的成员，甚至也包括学科的同入）往往并不阅读教职申请者的出版物，而仅仅参照其数量来进行裁定。表面上看来，这样的判断是极为客观和公正的，似乎不仅准确而且排除了任何私情。但是，沃特斯认为，这实际上是极为荒谬和不公正的。这种意义上的不公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学术腐败的现象导致出版业本身不能保证其公正地评估所有的投稿。某些学阀（即“希望的敌人”）所提供的不合理评价意见，更是严重地阻碍了公正的实现。这一学术腐败现象具体地表现为美国学术界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规则之外，存在着另一种令人担忧的“潜在规则”，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代沟”：即某些学术权威人物垄断评估权力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研究成果不仅在质量上差强人意，即使在数量上也没有达到他们给年轻学者所规定的条条框框。更加危险的是，他们宣布自己为学术界的“终结者”，恬不知耻地断言自己的学术研究已经“穷尽了”其相关领域的一切可能性。沃特斯把这些学术权威称为“希望的敌人”（ENEMIES OF PROMISE），并例举目前美国学界的学阀费什教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沃特斯看来，这些“希望的敌人”助长了学术界越来越严重的犬儒主义和教条主义⁴，从而大大地阻碍了公正评估的实现，并且严重危害到了学术的尊严。其二，众所周知，当今高效能的计算机处理系统使得量化数据处理越来越简便、准确，但是人文学术思维和自然科学思维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性，这使得量化和标准化的衡量成为无效的行为，因为在这里，数量和质量（类似于流行和优秀）之间并无必然的或内在的联系。数量上的优胜者充其量只能证明其勤奋程度，而不一定能证明其真正的才能。从某种极端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人文学术领域，其“产值”必然与“产量”形成反比。维特根斯坦曾断言：“在哲学上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终点的人。”⁵

早在本世纪初，注重数量的美国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被人们等同于机械大生产中的标准化模式，也就是等同于思想上的平庸⁶。然而，令人无比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可疑的量化模式居然演变为稳固的学术评价模式，而且它目前居然在全世界的人文学术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和实施。这显然是极为可悲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大规模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误导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显然，当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否有价值或是否已经成熟，当出版成为唯一的追求和目的，学术评估中的另一种危机必然会

³ 随着大学体制的不断变革，大学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大学管理委员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大学行政管理权力。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复杂，也很重要，沃特斯在书中有简单的讨论，本文限于篇幅问题，不得不忽略。

⁴ 沃特斯认为，这种犬儒主义和教条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对“理论的抵制”，这种抵制的动机和指导思想都是极为可疑的。笔者认为，这些所谓的抵制者本身对于“理论”究竟是什么并无深入了解，这场抵制在根本上看，不过是一些学术权威们的权术把戏。

⁵ 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P217

⁶ 林塞·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P262

同时暴露出来。这另一种危机主要表现为学者对于自身研究成果和方式的自我判断被误导；学术自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剥夺。

作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名资深编辑，沃特斯本人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各层次的大学讲师们。这些年轻学者往往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还没有足够时间的学术积累，但是，在大学教职申请条件的诱惑和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着手撰写长篇专著并四处钻营以求出版的机会。沃特斯认为，这样一种现象对于年轻学者的成长是极为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再有潜心钻研和耐心积累的基本学术态度，却从其学术生涯的起始阶段就产生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错误心态。毋庸置疑，对于青年学者来说，这样的心态可能会贻害终身。“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惟一评判者”⁷，因为公众舆论基本上处于艰深的学术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看，学者自身学术判断力的危机是致命的，如果目前的评估体制不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一危机必将从根本上摧毁人文学术的未来⁸。

此外，当前学术评估中的真正危机还体现在学者的学术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被压制（甚至被剥夺）。学术自由直接关系到学术思想的尊严，目前的学术评估体制就好像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它要求学者不断地“生产”出“科研成果”，使得学者成为“学术生产”的奴隶，不再有自由可言。这样一种现象已经是世界性的，而且越来越严重。早在30年前，人们还可以在一些高水平的大学里看到一些侥幸逃脱量化标准的特例。例如，哈佛大学曾经有一位约翰·罗尔斯教授，受聘之后20年里无任何成果（文章或专著）出版，但是，在20年的沉默之后，罗尔斯于1971出版《正义论》，此书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专著⁹。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目前这样的特例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了¹⁰。

沃特斯著作的最后部分题为“学术与沉默”。作者在这里郑重地讨论了“沉默”的重要性和深刻含义。“沉默是否被允许？”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自由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学术尊严的问题。“沉默”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正如沃特斯引用当代一位哲学家的话所说的，“沉默的反义词并不一定有意义的言说，而很可能仅仅是产生噪音。”¹¹ 无独有偶，尼采也主张：“人们只有当不能够保持沉默的时候，才应该言说。”¹²从这个意义上看，学者只有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力和自觉意识，才能够维护学术的尊严，才不至于沦落到为谋取私利而喋喋不休。其次，前文中提及的罗尔斯事例有力地证明，学术上的“沉默”并不是思想上的停滞，而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充满激情的沉思和孕育过程，新的观念可能正在凝结、成熟或定型。当然也可能最终会失败，耗费了的时间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收获。但反过来看，没有一定时间上的投入，就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收获。从这个意义上看，始终保持“多产”的学者难免令人怀疑，而真正严肃的学者都或多或少体验过“沉默”中的困惑和彷徨。最后，沃特斯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一些特别谨慎的学者在面对重大的、严肃的、同时也是

⁷ [美]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P112

⁸ 沃特斯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提出一个建议，希望美国各大学的委员会取消相关的要求，以论文代替专著。不过，笔者认为，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异，因为其评估标准仍然会落入无效的数量化评介误区。

⁹ 参见[美]理查德·布瑞德利，《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梁志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PP0-121

¹⁰ 可悲的是，理查德·布瑞德利之所以提及上述特例，是为了说明，在当时的哈佛大学，这样的特例已经不再可能出现。其时的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作为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在管理上“要的就是数据”，包括出版的数量和各种评估的名次。

¹¹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Prickly paradigm press, Chicago, 2004. P79

¹²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转引自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Prickly paradigm press, Chicago, 2004. P81

非常复杂的思想问题时，往往保持一种“沉默”姿态。这样的“沉默”是对人类思想和生命的敬畏，是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充分展示。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仅令人感动，而且以一种极端的形式体现了学术的尊严。因此，无论是主动放弃沉默的权利，还是被剥夺了沉默的权利，最终的结果都是丧失了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和痴迷的爱书人，沃特斯对当前人文学术领域所存在的评估危机体会深刻，但是他并不是一名悲天悯人的虚无主义者¹³。他在自己的书中一方面痛感人文价值的衰落，另一方面也力图从理论上探讨和反思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估中所存在的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沃特斯的讨论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角度也多样。这里我们从中梳理出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承担人文科学学术评估的责任，从而成功地维护人文学术研究的尊严（或者称之为思想的尊严）。

从理论上讲，学术的尊严和评估的责任，这两个问题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紧密关联的。维护学术尊严所必需的条件之一是以恰当的方式确定学术的价值，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上文的分析已经充分地证明了。由此，问题的核心就转变为：谁能够或应该承担起评估人文学术价值的责任？法国学者利奥塔尔曾经就知识的界定问题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显然正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什么应该被确认？在计算机时代，知识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地转变为政治统治的问题。”¹⁴ 知识与权力的纠缠不清似乎已经被法国大学教育界目前的动荡时局充分证明了，它也是福科等西方思想家曾深入讨论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因为，在上述思想家的语境中，知识的概念是广义上的，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学科的思想知识两个方面。而就更加具体的区分来看，人文学科的思想知识所具有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学术成果的价值评估必然具有相当大的特异性。它一方面必然要涉及到权力问题（包括上文所论及的学术权威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呈现为某种存在于其知识体系内部的根本性困境和难题。人文学科的知识不是任何自然科学的实验所能够断然证明和确认的，从某种角度看，人文学术价值的确认几乎类似于哲学上所谓的“阐释的循环”。它具体表现为：为了确认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人们首先应该确认什么是有意义的人文学术研究，当然，后者显然不得不在确认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必须参照学术传统和学术权威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评估¹⁵。

简而言之，人文学术价值的评估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但是人们也并不因此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能够引导人们走出人文学科“阐释的循环”这个迷宫的线团，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这一“判断力”本身不是任何具体的标准，或者说，它是超越任何具体的标准的。在康德看来，判断力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中介环节”¹⁶，它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是一切知识体系的根基。康德选择审美判断为例证来讨论人的判断力问题，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最推崇

¹³ 在波尔多大学，一些听众会后与沃特斯交谈，询问他是否对学术领域的现状感到绝望，似乎她们从他的书中阅读出这样的情绪（似乎法文版的书名在这里也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但是沃特斯否认了这个观点，他宣布自己是乐观的，是希望的朋友。

¹⁴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Foreword by Fredric James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79. pp8-9.

¹⁵ 这就类似于海德格尔在《文学作品的本质》一文中所论述的情况：为了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人们应该首先确认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解答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而为了确认这一本质，人们还是不得不回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这个问题上去。

¹⁶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P2

美，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的判断力所具有的一些主要品质在审美判断中最为显著地体现了出来。这些品质主要表现为个人独立自主性和直觉感受性¹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特斯主张，在人文学术价值的评估中，学者们需要的是主动承担起评估的责任，充分运用自身的“判断力”，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意识到，人文学术上的判断本身“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正确和错误”，唯一错误的是人们“拒绝介入判断”或者相信“绝对的标准”¹⁸。沃特斯非常困惑地指出，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大学系主任们竟如此慷慨地把决定是否聘用一位讲师或教授的最后决定权拱手让给出版社或大学管理委员会。他认为学者们放弃评估的权力，就是对判断责任的逃避，这很可能是出自一种内心的担忧和惧怕即怕犯错误。的确，个人在运用自身的判断力时，极可能犯下错误，但是人们不能因噎废食，仍然需要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能依赖数据。事实上，人文学术领域的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评估事件。例如，本雅明可谓当今学术界的宠儿和巨星，可是，在他想方设法为自己谋求一个大学教职的时候，却惨遭失败且不得不忍受不被理解的痛苦。又如，维特根斯坦虽说比本雅明幸运一些，获得了其同时代的哲学界前辈和权威人士罗素的无条件支持和高度欣赏。但是，他也遭遇了牛津大学科研管理委员们的弹劾，因为在他们看来，他的科研成果不仅数量不够要求而且完全令人无法理解。但是，这些学术思想上的革新者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恰恰在于有那么一些勇敢地承担了判断责任的学者，他们没有依照量化标准，而是突破了所谓的学术传统模式，独立地运用了自身的判断力。

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主要依据的是人的直觉感受力。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对它的大力提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学术理论上的必然要求。从西方思想史来看量化标准的盛行并非偶然。它是近代极端理性主义的产物之一。它的思想理论根基在于唯科学主义和唯理智论。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把这种理性主义称为人类“致命的自负”¹⁹，并且断言它是人们对待理性的非理性态度。具体地说，这种理性主义在目前的学术评估中就表现为，人们相信数据可以衡量一切²⁰，相信能够人为地控制思想的“产量”，并且野心勃勃地要在思想的迷宫里建造井然有序的“高速公路”。显然这是荒谬的。在人文学领域中，我们更应该提倡“自发的秩序”²¹，也就是判断上的主观性和直觉感受力。在其著作《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中，沃特斯赞同普鲁斯特的观点，认为人文学者的第一能力是直觉，而智力仅仅是第二位的²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支持萨义德的观点，主张“责任源自反应”²³，提倡学者们承担起人文价值判断的重大责任来，从而维护思想的尊严，并拯救学术的未来。

总之，沃特斯在《希望的敌人：出版、出局和学术的毁灭》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正是目前世界人文学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难题。沃特斯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什么才是正确的评估标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流行的量化标准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有严重的误导作用。学术的评估标准问题在中国也存在许多争议，中国学术界和大学教育体制所参照的也主要是美国模式。所以，沃特斯

¹⁷ 本文中所使用的“直觉”一词，并不强调任何宗教上的超验意义，也不是经验主义所谓的“直接性知识”，它类似于柏拉图以及德国早期浪漫派所提倡的“知性直觉”。

¹⁸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Prickly paradigm press, Chicago, 2004. p31

¹⁹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²⁰ 这类似于莱布尼茨的观点，他相信数学可以解决一切哲学难题。

²¹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56

²² 林塞·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P333

²³ 林塞·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P330

的著作也有助于我们中国读者反思自身的困境。